

《看历史》
杂志10周年

典藏
书系

解码历史现象 背后的秘密



南海一号与大航海时代

在“南海一号”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徐徐展开的海洋国家的前景……中国的商人往来海上，中国的商船扬帆万里；回首内陆，是庞大的丝绸、瓷器、茶叶供应基地，这些深受国外客商欢迎的产品，经过车马、舟船、手挑、肩扛，汇聚到海岸线上的各个港口，然后再装上随着季风而来的船只……

★ 跌落马背的大清

★ 1644，大明劫

★ 马关之痛

★ 盐业维新

看历史

虽然官方始终对李自成反叛低调，但民间早已察觉到了异料，甚至闻京来奏的三大。小道消息便引得满城风雨。十二月二十六三日下午，谣言得到了证实，七名骑兵疾驰而至。《看历史》杂志/编者的文告：“是夜，戡天督至。”第二次开封之围，就此开始。

此时的李自成已是志在必得，其麾下阵容超过百万，“所获火药器械大有钱贯”。因此当二十四日，其发起那一轮攻城时，战争立刻展现出了最狰狞的面孔。在曹门的瓮城附近，一时“贼兵拥塞”，守军几乎立刻遭遇灭顶之灾，当少数幸存者被追赶着，绝望地请求打开城门时，押行如星子般的即下令投掷炸药，刹那间无论是官军还是农民军都粉身碎骨。尽管有《大梁守城记》《汴州深壕录》的叙述，但白乱黑字还是无法告诉我们，当年的场面究竟有何等惨烈，更没有人能很清楚地，在千钧一发之际，是什么赋予了守城者破釜沉舟的意志。在曹门附近还投入了魏王部的军队——当战况危急时，800名勇士一道以土埋堵城门，一边从里征齐殉国兵民，拖拽进来，如切瓜割菜般地砍掉头颅。

破坏和反破坏交替进行，闹军驱使饥民投书。中国工人出版社



看历史

解码历史现象背后的秘密

《看历史》杂志 /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历史：解码历史现象背后的秘密 / 《看历史》杂志编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008-6641-1

I. ①看… II. ①看…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67336号

看历史：解码历史现象背后的秘密

- 出版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刘广涛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38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1644，大明劫

- 开封之围 / 002
“死法”和“活法” / 010
再见，弘光 / 020
谁杀了大明王朝 / 028

跌落马背的大清

- 大清“国本”之衰 / 037
最后的贵族 / 045
龙兴之地兴衰史 / 054
青州：一座满城的百年记忆 / 065
满语：找回丢失的密码 / 074

无言的“戒石”

- 震慑贪官的戒石，沦为观赏的奇石 / 084
明代的肃贪反腐与清官廉吏 / 092
晚清海关廉政启示录 / 098

马关之痛

- 一场关于鲸吞的谈判 / 108
《马关条约》后，清日军备新角逐 / 119
“祸害星”伊藤博文 / 128

**南海一号与
大航海时代**

- 泉州：站在世界的十字路口 / 138
孤帆远影：郑和的最后远航 / 149
中国海盗的末路 / 157
“大海商案”背后的国家转折 / 165
洪任辉打官司 / 173
茶与鸦片的战争 / 184

盐业维新

- 中国 2600 年盐制演绎寻踪 / 198
1913，中国盐务大改革 / 206
自贡盐商百年沉浮录 / 216
皇帝、盐商和文人——扬州历史的“朋友圈” / 224



- 开封之围
- “死法”和“活法”
- 再见，弘光
- 谁杀了大明王朝



1644，大明劫



围城——最无情的战争手段，农民军对开封百万军民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围困，导致其中十之八九死于非命；而对大明，这场战斗又是一个转折点，随着开封陷落，战乱如野火般烧向帝国各地，将千万生灵引向毁灭——大明之劫，实自开封始。

开封之围

有人说，“战争的获益者只有蛆虫”，但这对开封之围毫不适用，当旷古未闻的浩劫降临时，甚至蛆虫也在这片诅咒的土地上消失。

无论历史如何发展，围城都将作为最残酷的战争手段被铭记。如果将目光放在明末，又除去扬州与嘉定，那么在种种悲欢离合之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如开封之围般惨烈的例子了。死神用最无情的手段，对百万军民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围困，导致其中十之八九死于非命；而对大明，这场战斗又是一个转折点，随着开封陷落，战乱如野火般烧向帝国各地，将千万生灵引向毁灭——大明之劫，实自开封始。

★ 汴梁幻梦

朝代的更迭，在开封周边留下了醒目的印记，它们不仅包括多座城池和堡垒，还有整整 18 个别号和雅称。最早的建城记录可以追溯到夏代，当杼继位 5 年后，便将都城迁至老丘（即今天开封东北约 20 公里的地方）；公元前 364 年，魏惠王迁都大梁则开启了这片土地的黄金时代。在黄土地上，农民奋力开垦，士兵和工匠建起城墙，保护着渴望安全的贵族和商人。对那些渴望世俗生活又不愿被尘世纷争打扰的人来说，大梁（当然还有后来的开封）简直就是理想中的居所。

然而，正是富饶造就了许多城市的不幸，从落成伊始，其得天独厚的位置便吸引了王侯将相，也吸引了那些渴望财富的掠夺者。开封的历史，见证了三次大规模的战火浩劫，其中两次带来了彻底性的毁灭。第一次是战国末期，秦将王赧久攻不克，便引鸿沟之水灌城，将大梁陷于泥沙之下；第二次是在 1127 年，金兵攻破了其厚重的城墙，令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楼毁宫倾，满目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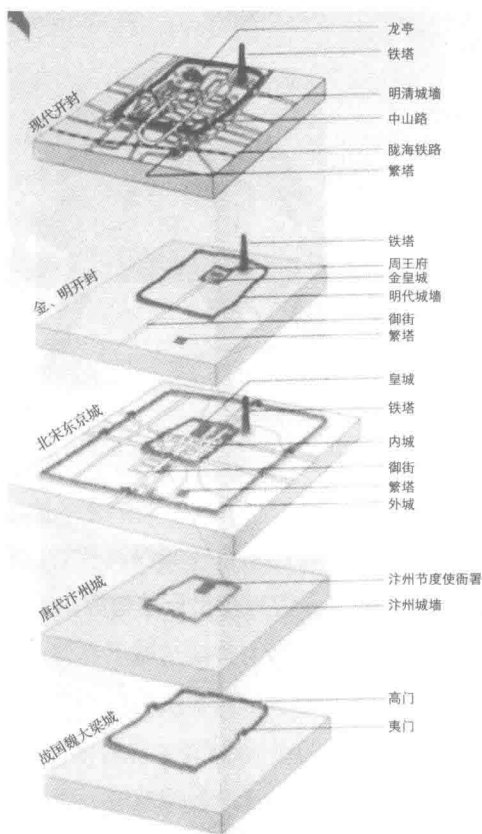
痕；第三次是在明末崇祯年间。李自成的军队从今天的襄阳地区北上，进入河南。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641年2月27日），洛阳沦陷，福王朱常洵被杀。作为明朝在河南的两大战略重心，洛阳和开封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封的未来就是洛阳的现在。

★ 初围开封

二月初九，在晚冬的肃杀中，李自成的部队经过三天急行军来到开封城下。先头部队很快证实了守备空虚的情报，因为当300名骑兵试图撞开城门时，遭到的阻碍并不是来自守军，而是那些因惊慌而四下奔逃的人。然而，正是由于这莫名其妙的“抵抗”，进攻者失去了奇袭的机会，当主力抵达时，所有人看到的只是城门紧锁。

但李自成已决心攻陷这里，他在城西修建起营垒，做长期围困的准备。开封虽然无法称得上是有备无患，但坚固的工事的确为守城者赢得了时间。“今之城门有五，各建雉楼。城之外百步许，有濠濠焉。匝城四围，阔数十丈，深四五丈”，郑之鏗在《续东京梦华录》中写道，砖石砌成的城墙高达11米。利用农民军逡巡不前的机会，衙役和士兵被组织起来，并得到了祥符县（开封府治所在地）知县王燮率领的4800名民兵的支援。周王朱恭枏拿出50万两白银作为犒军之资，一时间，“挈弓矢刀槊登城”的百姓竞争先恐后。

但振奋人心的景象总是转瞬即逝，当闯军的攻击在呐喊中开始后，战争的真相才彻底显露。虽然对方只有3000名士兵，但胁从的民夫却有10倍之众，他们被毫无顾惜地投入战场，伤亡更是极其惊人。最初的进攻失败后，李自成



● 开封城发展示意图



● 李自成塑像，在昌平西关

在火炮和炸药罐的双重打击下粉身碎骨。

第一批伤亡让李自成明白，开封已变得难以攻陷，他带来的是一支轻装部队，而包围又未能构建得足够稳固。二月十六日，明将陈永福急率部队回防时，竟直接冲过农民军大营抵达城下。他的到来在农民军中引发了恐慌，但得到了市民的一致欢迎——这不仅是因为其部众多为开封子弟，更重要的是，岌岌可危的城市终于得到了援救。

当闯军在十七日迫近城池时，紧闭多日的大门竟然开了，虽然双方只是隔护城河对垒，但变化还是惊动了李自成本人。更令他担忧的是，河南巡抚李仙凤、保定总督杨文岳和左良玉的各路明军正在逼近，继续围困已经不切实际。只是作为最高统帅，有一件事他非常确定，那就是必须前往城下确认局势。当他混杂在伍卒中观察地形时，一支竹箭猝然飞来——据说正是这次意外，让闯王今后只能以独眼的形象示人。

无论李自成是否真的失去一只眼睛，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十八日清晨，他的军队已经开始撤退。城内没有人沾沾自喜，所有受损城墙都以最快的速度得到了修缮，因为百姓都怀着强烈的预感：另一个严酷的冬天，可能会在同样的肃杀中到来。

★ 再次围困

接下来的10个月里，开封局势始终平静，但放眼河南周边，却已是血流成

河。明军试图消灭李自成，却并没有意识到在吸纳罗汝才部之后，对方的实力已大大增强。当傅宗龙和杨文岳两位将军贸然出击时，其部队遭遇埋伏，几乎全军覆没。

虽然官方始终对噩耗反应低调，但民间早已察觉到了异样，甚至闯军来袭前三天，小道消息便引得满城风雨。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谣言得到了证实，七名骑兵疾驰而至，在城门栅栏上贴出李自成的文告。“是夜，贼大营至”。第二次开封之围，就此开始。

此时的李自成已是志在必得，其麾下阵容超过百万，“所获火药器械大称饶足”。因此，当二十四日，其发起第一轮攻击时，战争立刻显现出了最狰狞的面孔。在曹门的瓮城附近，一时“贼兵拥集”，守军几乎立刻遭遇灭顶之灾。当少数幸存者被迫赶着，绝望地请求打开城门时，祥符县知县王燮当即下令投掷炸药，刹那间无论是官军还是农民军都葬身烈焰。尽管有《大梁守城记》《汴围湿襟录》的叙述，但白纸黑字还是无法告诉我们当年的场面究竟何等惨烈，更没有人能说清楚，在千钧一发之际，是什么赋予了守城者破釜沉舟的意志。在曹门附近还投入了周王府的卫队——当战况告急时，800名勇士一边以土封堵城门，一边从里往外钩住敌兵，拖扯进来，如切瓜剁菜般地砍掉头颅。

破坏和反破坏交替进行，闯军驱使饥民挖掘不停，同时投入了火炮。《大梁守城记》中写道：“（十二月）二十六日，贼攻东北益急，攻守皆以炮。二十七日，曹门北，城溃者二丈，贼当溃处并发大炮十余。步贼持枪先登，骑贼踵之”；元月十二日，“飞铁熔铅，四面如织，空中作响，如鸷鸟之凌劲风”。官军肢体横飞，城墙摇摇欲坠，甚至连守城火炮的后坐力都能引发崩塌。此时，守将陈永福坐于炮筒之上：“吾与炮俱碎矣，速点速点，忠臣不怕死！”而当守军得知，城内妇女为免其承受严寒之苦，捐出了仅有的衣被时，更是不禁怆然泪下，农民军则因连日受挫而黯然神伤。

元月十三日，进攻者做了最后的努力，在向城墙东北角的一处缺口填塞了大量炸药之后，顷刻间天崩地裂、砖石横飞。接下来，所有人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残余的墙体虽仅厚尺许，却依旧巍然矗立，而准备突破的农民军则死状奇惨、血肉横飞——这些或“披甲”或“勒马”的伍卒，显然身经百战，完全不同于之前徒然丧命的胁从。顷刻间，城上城下一片哗然，有人认为开封背后有神明护佑，竟不由自主地屈身跪拜。

李自成的耐心即将耗尽，对他来说，围攻除了徒增伤亡外已毫无意义，而不远处，明将左良玉的大军又在坐观农民军流尽鲜血。于是，十四日，“老营贼五鼓拔营，攻城贼未动。午时，贼马飞奔，呼众贼速走。自西北往东南，扬尘蔽日”，留下一片狼藉，数万头耕牛成了守军的战利品。修复城墙的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千疮百孔的地段全部被填平重筑。此役双方遗留尸体有十几万具之多，全城的民夫用十多天时间才完成了收殓。

战争并没有停止，放弃围攻的李自成将左良玉引到郾城，然后突然回师将其包围，双方激战不分胜负。闯军只得主动撤离，转而攻打前来增援的三边总督汪乔年。后者在任上刚挖了李自成的祖坟，故李自成对其非常怨恨，在全力围攻十余天后，汪乔年全军覆没，使开封再次面临攻城的威胁。

★ 万劫不复

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二十八日，开封传遍了“闯贼”去而复返的消息。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难民正从乡下赶来，试图得到城墙的庇护。此时，许多居民对敌情已是反应冷淡，这不只是因为前两次守城的胜利，也是因为18万明军正在丁启睿、左良玉的指挥下赶来，形成了对农民军的合围。五月初二，李自成第三次兵临开封，14天后便仓促离开，“闯贼逃窜”的消息引发了许多人的遐想：肆虐了近10年的动乱，也许会在明天终结。

但一名衣衫褴褛的军官却描述了局势的可怕：在朱仙镇附近，官军遭遇攻击并全面溃败。仿佛命运的玩笑一般，开封上下如梦初醒，一轮更可怕的围困就此揭开帷幕。

五月二十五日，百万农民军抵达了这片熟悉的土地。两次失败让李自成意识到，面对一座连书生都可以登城守御，家奴、商贾都冲锋在前的城市，强攻已经极不现实。新的策略是长期围困，除了把城外的小麦割尽之外，他们还在周边攻城略地，希望被孤立的开封能不战自陷。但城内军民的意志，将再次令进攻者感到惊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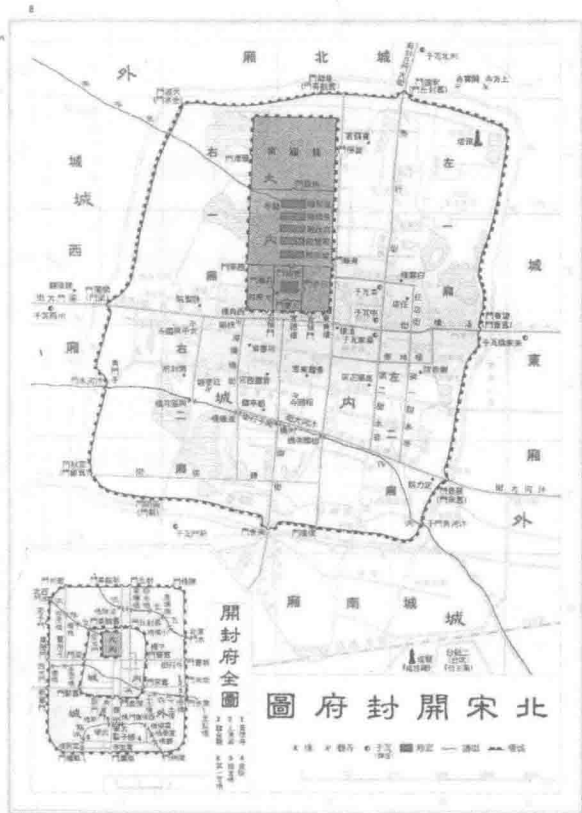
开封人斗志依旧高昂。他们制旗帜、备器械、编队伍，一切井井有条，推官黄澍竖起旗帜，上面写道：“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一时间，从郡王乡绅到士民商贾，无不愿意效命。回民组成了“清真营”，犹太人的后代和

他们并肩作战。是共同的危险让所有人团结起来，一起守卫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城外则平静得令人窒息，和城内的群情激奋对比鲜明。无论《大梁守城记》，还是《汴围湿襟录》，对围攻者的动向只有零星的描述。但对围城中心的开封人而言，长久的安静实际是一种折磨，事实上，进攻者不是没有行动，而是以不动如山的态度，攫取着守军最短缺的资源——时间。援军始终遥遥无期，只有七月十四日，刘泽清指挥的部队出现在黄河另一侧，但在留下了惊鸿一瞥之后便离开了。

开封从此与世隔绝。为阻止守军突围，农民军将金代的城址改造成壁垒，每到夜晚，封锁线上便一片火光冲天，让整座城市如同身陷囹圄。饥饿继续蔓延，早在六月底，所有粮店全部售罄；七月，出现了第一批死者；八月，连官府的救济也无力维持。有士兵杀死平民，诡称“杀敌”来换取食物，藏匿少量粮食则会遭受极刑，一些官兵甚至“持令箭直入人卧内，囊篋尽开，至掘地、拆屋、破柱以求”，如此15天后，连盐、酱等调味品亦搜罗殆尽。

史无前例的饥饿，摧毁了秩序和良知。许多官兵靠食用皮袄活了下来，而在民间，甚至连野菜、草根也被扫荡一空。以上这些，尚在人类饥荒史的知识之内，而另一些东西，则



● 北宋开封府城图

是骇人听闻：旧纸、涨棉（浸泡过的棉絮）、胶泥、喂金鱼的沙虫……当骑马者路过，后面一定有一大群人尾随，因为每个人都想捡起新鲜的马粪，然后“和水而吞”。

到了八月底，饿死的人已有七成，升粟万钱，米贵如珠——这就是城内百姓的境遇，而最后的结果便是“人相食”，正如时人所记：

白昼行人断绝，遇有僻巷孤行，多被在家强壮者拉而杀之，分肉而啖，亦无人覓。间有鸣官，亦不暇为理；虽出示禁拿，亦不胜其禁也。甚有夜间合伙入室，暗杀其人，窃肉以归……居民虑不自保，先将仆婢自杀而啖，尤不忍闻者，父食其子，天地冤惨。

间有一二人，枯形垢面如鬼魅，栖墙下，敲人骨吸髓。

也许正是因为普遍的身体虚弱，当九月十四日夜黄河决堤之时，满城的百姓竟毫无察觉。谁是决堤的元凶？明清史料多谴责农民军所为，而成王败寇，李自成也无法为自己辩护。但耐人寻味的是，《守汴日志》和《汴围湿襟录》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说法：“实值河水骤涨，是天也，非寇也。”

诚然，双方都有决堤的动机：一面是守军急于打破围困，而另一面是闯军也陷入了补给困难。但问题在于，决堤对双方都是下策。倘若官府孤注一掷，那么全城百姓该如何自保？而对李自成而言，在长期围困之后，开封事实上已是唾手可得，又何必画蛇添足？所有当事人的缄默，使得此案永远成为悬案。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浩劫之惨，远远超过了任何一次灾祸。黄河之水宛如从天而降，刹那间泥沙俱下，将整座城市完全淹没。当是时，水声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喊叫，吞没了一个又一个街区，仅钟楼、鼓楼和王府露出水面，宛如小岛一般。洪水退后，尸体随处可见。鼓起的残肢泡在发绿的污水里，在太阳的暴晒下发出恶臭，乌鸦从这具尸体跳到那具尸体，野狼跑进大街大嚼骨肉。即使幸存，居民们还要面对盗匪，死于其刀下的冤魂不可胜数。原祥符县知县王燮时在河北监军，得知噩耗大哭不止。他深夜率领船队，从北门直入城内，与巡按高名衡、黄澍一起到王宫搭救周王，发现这位皇亲国戚正伏在墙头，脸上一片茫然——皇亲国戚尚且如此，平民百姓又能如何？

运载残军、难民的船队渡过黄河，渐行渐远。当半埋在泥沙下的城墙消逝

时，甚至那些看腻了刀光剑影、生离死别的军人也开始默然啜泣，然后像孩子一样抱头痛哭。更多的人选择了掉过头去，他们只是不愿再看开封。

关于城中战死、饿死、溺死的数字，无人能说得准确，十人九亡是古人的概算。白愚说城内百万之众，后奉旨领赈者不足10万；而今天开封人说：“城破后人还剩2.7万，明末开封最多30万人口。”数字并不是总结一场战争的关键，或许最该知道的是那场战争终结后的历史意义：开封城没等于明王朝的终结。时汴水县知县周腾蛟曾上言：“汴城不守无河南，河南无保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之大势甚可忧危也。”开封水没后，他的预言果真应验。奄奄一息的河南最终化为绞索，将北京与江南的联系切断，并让京城暴露在直接的攻击下。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帝于煤山自缢。尽管战争又持续了两年并带走了更多生灵，尽管北京的城墙比开封还要威严高大，但天数也许在开封城陷之时便已注定。

开封之围没有任何一方取得胜利，朝廷和满城百姓自不必言，而李自成最终也没有像梦想中的那样，意气风发地宣布这座城市已经屈服。第一次围困，让“独眼”的形象与他永远地联系起来，直到他登基北京，人们都说他只能用一只眼睛俯视臣民；第二次围困，他失去了众多忠诚的兄弟；第三次围困，他失去了开封和中原，这片哀鸿遍野的土地已无法成为他的战略后方。随着刘宗敏败于清军，河南军民随即倒戈南明，他理想中的大顺王朝也黯然收场。有人说，“战争的获益者只有蛆虫”，甚至这也不适用于开封之围。当旷古未闻的浩劫降临时，连蛆虫也在这片土地上匿迹：它们要么在洪水到来时，随尸首被泥土淹没；要么在围困期间，被饥饿的百姓吞噬。

开封北城墙外，明显地堆积着沙丘。它连绵数里，几乎与北城墙高度相等，居高临下，郁郁葱葱可以收入眼底——一座公园建在此处，而今天这绝好的游乐之地，又是当年洪水裹挟着泥沙袭来之所。假如不是有人提醒，有谁能设想这地貌居然是一场惨烈战事的遗存？时间让很多人学会了遗忘，也让他们看不见祖先所承受的痛苦与磨难，只是我们不应忘却，300多年前，李光壁和白愚重返这片令人心碎的土地时，曾一次又一次地泪湿青衫。

“死法”和“活法”

闯军、顺民、忠臣、降官，1644年鼎革大戏，正在帝国都城北京开演。钢刃下的求生，白绫前的忠烈，生生死死，皆在一瞬。这一切，都只因为他们，生逢亡国。

顺民这个词，在1644年，被北京的百姓赋予了两重含义——“顺从的臣民”和“大顺的臣民”。三月十九日清晨，这两个字被成千上万双手写在黄纸上，贴在门首，举在手中，顶在头顶，与它们惊惧和恭敬的主人一起，接受昂然进城的胜利者马蹄扬起的浮尘的洗礼。就在一天前，这些胜利者尚且被人们切齿地称为“贼寇”，但几个时辰后，他们就以高傲之态接受阖城百姓的跪拜大礼。而他们的主子，昔日的匪首李自成，如今更是荣膺“大顺永昌皇帝”之威名，身穿缥衣，骑乌驳马，在100多名骑兵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进入德胜门，把道路两旁大大小小的“新皇帝万万岁”的标语甩在门后。这位起于陇亩之间的农民皇帝已经不屑和那些跪伏在地上准备仰瞻新君天颜的升斗小民聒噪，他的目光正落在正前方承天门朱红色的大门前。那扇大门曾倔强地拒绝像他这样的流寇匪首，如今却是大门洞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就在那扇门的后面。那些曾在宫中服侍大明君主的太监，也正在门内伏地稽首，焦急地等待着他们新主子的到来。

令人遗憾的是，这场入城式全然没有几百年后常见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欢庆景象，充当背景音的是一片可疑的沉寂——“百姓俱开，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寂然无声，惟闻甲马之声”。根据一位热心目击者陈济生的记述，沉寂中更夹杂着些许滑稽小调儿，为了避免这些以“劫富济贫”为口号的造反者在京城践行他们的口号，“大小官僚俱以重价购极破青衣衫裤并破帽，混稠人中，低头下气，唯恐人觉”。而那些用鲜衣数袭都换不来一件破衣服的富贵子弟，干脆当街表演起裸奔秀。但这一切显然没有起太大作用，因为不

久就证明，这群造反者在劫掠财物上无论贫富一视同仁，只是顺序有先有后而已——“初但掠金银，后至者掠首饰，最后及衣服矣”。

噤若寒蝉的死寂与惊骇惶遽的癫狂同台上演，对记录下这一场景的陈济生来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其他人一样，生逢亡国劫运，只得想方设法苟活于乱世。从1644年三月十九日清晨的那一刻起，钢刀便悬在了每一个北京百姓的脖子上，是死是生，不过一瞬间耳。

★ 死法：虽死犹生？

就在陈济生满怀疑惧地在末日之城中寻求生计时，另一名叫徐应芬的师爷却在郑重地考虑生与死的问题——但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的雇主，给事中涂必泓的。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的失陷，将一个非常麻烦且棘手的问题顷刻之间推到了北京所有官员的面前，那就是是否自杀殉节？

徐应芬最初给出的建议是“以义，食禄者死固当”。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答案。按照当时通行的理论，只要身为官员，哪怕叨食君禄只有一天，那么国破之际，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刻自我引决，以证明自己的忠贞不贰。所谓“君辱臣死”，不仅仅是一种高尚节操，更是一种被强加的道德义务。对从小就被教导要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臣子来说，这种死法还颇具诱惑力——只消在事先准备好一份绝对慷慨激昂、气贯云天的绝命词，再把颈子往白绫里轻轻一套，忠烈的荣耀、朝廷的旌表和万代的景仰就会滚滚而来。

在徐应芬提出这个建议之前，已经有很多臣僚选择了杀身成仁作为归宿。仅徐应芬和涂必泓得到消息的就有6人。而根据后人统计，在城破这一天，共有13位官员自杀殉国。

身居内阁宰辅之位的范景文是这些殉节者中职位最高的一位。听到城破的消息，这位大臣决计用最快的“死法”来达到杀身成仁的目的。在写下了“翠华迷草路，淮水涨烟澌”这句绝命诗后，范自缢于其妻陆氏的灵前，但很快被家人救下。于是，他只得在“拜阙号哭”后，用“谁言信国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这样更决绝地表明舍生信念的诗句作为自缢不死的回答，然后潜赴龙泉巷，投身古井之中。

与范景文投缢自缢被家人救下不同，当范景文的好友，户部尚书倪元璐在



● 范景文

大庭广众之下投缳自缢时，一位追随倪多年的老仆哭着劝阻了家人解救倪的行为：“此主翁成仁之日，嘱咐再三，勿可违命！”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在自缢被仆人救活后大骂仆人“汝辈安知大义！”接着饮砒霜吐血而死。

只有殉节者的“死法”足够壮烈且特立独行，才能在日后的史籍中引人注目地占据足够长的篇幅。“拜阙号哭”、绝命词和投缳自尽的“死法”，都早已成了殉节仪式的一个标准化样板，无法让后来史家凑够两页三行。若要史家笔下江河奔涌，最好的“死法”应该是能够带有一些隐喻色彩，可以让后人在记录自己的殉节过程时，追想起历史上殊途同归的古圣先贤，从而

使自己的姓名事迹和那些名垂万代的先贤一起光耀千秋。

南宋末年抗元殉节的文天祥（在时人文章中一般以他的封号“信国公”敬称其为“文信国”或以其字号称其为“文文山”）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忠烈前贤。其求死信念之坚定和死法之壮烈，不仅赢得了忠义之士的扼腕涕泣，甚至获得了被视为胡虏的元朝统治者的景仰钦敬。所以你不必对1644年三月十九日殉节官员的绝命词中，文天祥的身影频频亮相感到吃惊。御史李邦华特意到吉安会馆奉祀文天祥的牌位前自缢殉节，其绝命词的前两句完全套用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侍讲刘理顺则把文天祥的事迹和名句嵌在自己的绝命词中：“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既占科名，岂肯苟全。”在绝命词的最后，刘预言自己将和文天祥一起被供奉在三忠祠里——他的愿望在一个世纪后达成了。

较之前面这些文天祥的追随者，御史吴麟徵的殉节之路则充满了神秘的命定色彩。按照后来史家的记述，早在儿时，吴就在游戏中扮演文天祥的角色，那个迫害文天祥的元朝恶臣孛罗，则由他的从弟扮演。这样，吴就能以文天祥那样的身份高坐置骂这位不幸演了奸贼的从弟了。天启二年（1622），吴一直引